



南週刊

第七期目錄

讀“湖南牛”.....	周漢
——樂羣第八期所載陳勺水先生作——	
孔子與戲劇(續完).....	陳子展
從海洋文學說到拜倫,海賊,及其他.....	羅折梧
人面畜(續).....	谷崎潤一郎
列寧致高爾基書.....	傅漢譯

蘇俄文壇歡迎高爾基圖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南國月刊第三期目錄

田漢主編

- 莎士比亞劇演出之變遷……………田漢譯
南歸(一幕詩劇)……………田漢
繁居……………黃素
給一個“茶花女”的信……………田漢
“茶花女”復田漢的信……………白英女士
獄中記(讀)……………康白珊女士
上海(續)……………田漢

定價 每期售實價大洋二角五分，預定
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
一元三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另
加全年八角，半年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讀“湖南牛”

——陳勺水作——

“樂羣”第八期所載

田 漢

—

久不相見的內山書店主人忽然寄來一個速達郵片。說日本京大文學教授辛島驥氏來滬極欲與上海文藝界同志一見。第二天晚上我被邀在文監斯路一家日本酒家O.K.的樓上了。在忙亂的應酬談笑之中我隨着大家一道就了席。右邊是辛島，左邊是澤村——他前為大阪每日記者，我前年過大阪訪每日社時會過——內山在辛島之右，此外還有我所熟識的許多支那劇研究會同人如管原竹內諸人分佈各座。

我正伸着刀子去取 Butter 油來滋潤我那枯澀的麵包時忽然發見坐在我劈對面的矮胖得像一個湖南軍官的人似曾相識！我竭力調節着我近視眼的光度去攷察他，他也用那躲的肉裏面的眼睛來回敬我。

——對不起，你是……？”我不免對他說了。

——你認識我嗎？

——你是Mr.張，是不是。啊呀，你發福了。”

我認清了他是張資平君。

——方纔我看見你好像個偉人似的，我沒有取認識你。

——爲什麼？我不懂你的話。……

我聽了他那種帶諷嘲的調子，有些愜意了。我引起了許多過去的別種回想。我另靠覺得我和“他們”中間有一種不可消融的意見。我永久守着“名譽的孤立”罷。

但他之那們說也不爲無理。第一我和張君相別足有十年了。雖近年同在上海却一次也不會見過。漸漸有些忘記了，何況他又長的那麼胖，使我疑心他是個軍官至少也是個大商人。再加上我沒有眼鏡的近視眼有時見了熟人要好久纔認得，益發要使人疑心我的傲慢了。

假使我們坐得遠些那天晚上我們終於不談話了吧。至少我是這樣準備。但幸乎不幸我們坐得太近，我們的視線隨便就要接觸，這樣子而不說話結

果是要使這個晚餐完全無趣味地吃完的。並且在
外國觀光者，專門來觀察中國文壇的人的面前也
不好太顯露我們的小的黨派意識，我們終於做了
很好的談友了。而且我們愉快的談話到第二天午
後兩三時還繼續着。在那晚我同時遇見了陶晶荪
兄，我們在無錫演戲時，他臥病未來，曾以書緘相
存問。那晚我以爲是初次見面哩。但他說不然，他
在數年前曾偕K到過我家裏。

在那晚的酒席上我們談到創作的批評。他談
到K的近來的兩種創作不如他關於Upton Sin
Clair的翻譯，我也說他的創作沒有從前的“熟”
了。接着又談到“上海咖啡”，據說現在沒有了。管
原說“田先生何不把南國咖啡幹起來。”我說“人才
是有，祇是沒有錢。”最後我們的話題又回復到創
作批評了。他極力恭維陳勺水先生，說樂羣雖是他
編輯，但幾乎是勺水先生的個人雜誌，他是個精力
家，每月平均要寫二十餘萬言。稿子都由日本寄
來。又說“他雖是研究政治經濟的人，但幹起文學
來，其成績又非吾輩所能及。在樂羣第八期所寫的
“湖南牛”是了不得的傑作云云。”

我們那晚談話之後一行四衆在工藤叫了一部汽車到天蟾舞台後台，會了周信芳王芸芳，最後上後面的三層樓看到過日本的小楊月樓扮封神榜中間最“浪漫的女子”妲己。誠實的辛島教授呆呆的望着楊老板“發明”的那蕩人的化妝，低聲對我說：

——我有些愛她了。

二

有一天早晨，我同孩子海男睡在客堂裏臨時搭的鋪上沒有起漫然想着許多問題的時候，那最愛買新書報的“小夥計”——他在某書店當過小夥計所以我們都這樣叫他——拿了好一些新雜誌來了。碰巧從那中間發見了張資平兄介紹的樂羣第八期。我趕忙取那篇“湖南牛”一氣讀完了。

同時讀完的創作還有資平的長篇“明珠與黑炭”，晶藻的“畢竟是Petit Bourgeois罷了”。及田夫的“復仇”。

我讀資平那篇到——

“天氣太熱了，店員們說不定都在瞌睡，看見有機會就扒點值錢的東西出來變買，解救目前的困厄罷。”

我不覺微笑地想起作者那團團若富家翁的樣子來。

——人家說我東搜西括現在也掙了好十幾萬元呢。

——十幾萬算什麼？人家說我現在至少也有三十萬。

這是那晚兩矮胖子的對話，前者是賚平，後者是內山。我們賚平兄既然沒有握過“東搜西括”的大權，靠着板稅收入也就有限，對於政治上的搜括者一點也不敢反抗，獨至那樣眼熱一個作者的成功也欠公平吧。何況據說美國無產階級的大代言人辛格萊就是一個擁有五十萬美金的“成金”呢？

不過我有一點覺得生活過得比較寬裕的人寫貧人生活，有時和貧人寫大觀園裏的生活一樣的費力些。

那晚管原曾笑對晶蓀說“我們到Astor House去罷。”我最初不懂爲什麼好笑。既至看“畢竟是P. B.罷了”纔知道那一段整篇的寫和一個舞女彌吉林上Astor House跳舞場的事。讀他的文章就好像聽Jazz音樂，捲入一種“熱昏”的漩渦

中。那裏面中用不着“-Prof.”也用不着“-Dr.”那裏祇有金錢與性！

但我接觸一種清純的面貌了。——

“我低著頭扶她出來，她的額上的一串真珠觸着我的手，頓時叫我起了一個追想。……在祖母喪期中我也扶過一個女人，我剛從外國回來，照例扶女子起來時，她的一串眼淚流在我的手上，那時的威觸叫我比這時的真珠的觸感……”

田夫的“復仇”把湖南前一個時代的農民運動做背景，寫得頗有聲色，因為這篇在沒有被匯成鉛字以前我已經看過，而作者又是個有氣的革命的文學青年，所以我們對於他的將來應該祝福的。

三

現在我該談“湖南牛”給我的印象了。

也許是經過張資平兄特別的介紹，我也是所謂“湖南牛”之一，而那篇創作也特別費了氣力的緣故罷，我比看上述諸作時更緊張的把牠看完。但看完後我不能不說是不如我所豫期那麼好，

第一就算是界說之不謹嚴罷，

作者在冒頭解釋“湖南牛”是泛指一般湖南人

的。就是一般湖南人的性格中有一種 Typical 的特質就是“慤直而愛蠻幹”。——

“在廣東的社會上，一般人頂愛用擬獸的方法，去判斷各省人的性格。他們慣把什麼湖南牛啊，四川老鼠啊，廣東猪啊，下江狐狸啊，山東驢子啊，種種的話，放在嘴上。……他們說湖南牛的時候不過說湖南人的性格慤直而愛蠻幹。……”

因為有這樣一個前提我們便不能不豫期作者所寫的這個“湖南牛”是一條貨真價實，真足以代表湖南人那種特性的牛。否則祇能說是“害羣的湖南牛”，却未便讓他做整個的“湖南牛”的代表。

“我現在要說的這段小話的主人翁，渾名叫做“湖南牛”這自然……祇拿他表示他的特殊性格，並沒有含着一點罵他的意思，當然更沒有含着一點嘲罵一般湖南人的意思。……這祇是表示性格的擬獸法。……”

所謂“他的特殊性格”自然是指他所代表的湖南人的普遍的，典型的性格。

比方pola Negri演的Carmen題為“Gypsy Blood”，這是因為Carmen那種特殊性格恰

足以代表吉卜西族的普遍的典型的性格。假如 Carmen 完全不是那回事而我們加之以“吉卜西氣質”的頭銜，吉卜西會不承認的。

民族性格的擬獸法與“湖南牛”相當的是“John Bull”(英國牛)，這個“國家的小名”National Nickname 是法國人 Arrouhnot 博士拿來稱英國人的。因為他以為代表英國人的是一個“Bluff, Kindhearted, Bull-hearted Farmer。”(魯莽的，仁慈的，愚笨的農人。)這和“憨直而愛蠻幹”的湖南人的典型的性格相近，難怪也同樣得着“牛”的稱號。英國人既能“呼之為牛應之以為牛”，那麼湖南人對於這稱號也有拜受的雅量。決不會以為“罵馬”而生氣的。

所忍不住要生氣者，是勺水先生所尋的這個 Model 并不足以代表湖南人那種“牛的性格”，而且恰巧相反。就是不幸陳勺水先生——或是費秋溟先生所遇的是一條“敗羣之牛”。他甚至因這一條敗羣之牛，而疑及“湖南牛”的全體。他最後說：—

“什麼湖南牛！他變得連下江狐狸還比不上

呢！”

實在的，這條叫劉凡的“湖南牛”不是一條值得恭維的牛。他在廣東大學學生會活動，最初為維護舊校長而“蠻幹”過幾次，失敗了。他似乎“牛力如虎”而不通用於今之世也，乃奮然改圖，思益長補短，組織一理想的小團體，而實行所謂“豬牛狐政策”。——

“他要把廣東豬，湖南牛，下江狐狸綁在一起，去作政治活動。他認為，廣東人所有像肥豬一樣的財富，並那些和財富相伴的經濟上的能力，湖南人的蠻勁，下江人的聰明狡智，三種東西如果綁在一起一定可以做一番驚人的事業，從前孫(廣東)陳(上海)黃(湖南)同心協力推倒了三百年滿清的朝廷，就是一個先例。”

後來他的小團體成立了。他和他的同鄉同學井且是德角之交的田小石等一共四條湖南牛，古，李兩廣大生是廣東豬，黃秋漢是下江狐狸，這自然不是陳勺水先生“自誇也”，因為據說他是“四川老鼠”，比狐狸小得多哩。

那條湖南牛果然一天天走向成功之道了。他

“……李主席的言談去剛中天黨部活動，憑著上教授的介紹自然在宣傳部各部長下當了一名宣傳部書評通訊社社長。”

接下去政府的发展意見之鬥爭，左翼派的運動分裂而又分裂，使余和吳進以奪去了靈魂的劍凡，那所“湖兩牛”，把他的“龍角之交”的田小石的最後秘密地方告訴了當局由當局把田小石派往監獄了。

“李主席說我對於國家民族所獻出無價的功勞，特委我為秘書了，昨天已經就職。現在一身兼兩任事真正累得要命。……”

是的，我也同情這條牛，牠的實在挖得太重了。但你看牠是何等挖着重荷一步步地走向牠那萬劫不復的深淵啊！

回想他學生時代的意氣：

“我同志，我老實告訴你罷。他們都叫我做‘湖兩牛’，說我難得和牛一樣，是的，我要學牛，我要難到底！我要把牠們忙死給你看。”

再看他逃到香港後寫給教秋漢的信：

“……天哪，兩兩的事實叫我如何看見？……”

嘆，兩三年的經營，一旦成爲水泡了！我現在左也不能左，右也不能右，西也不能西，東也不能東，到底怎麼辦纔好呢？手上幾千塊不，能夠用得多久？……你看我到東京有什麼被人暗算的危險沒有？……”

這其間真有隔世之感。我也不能不同勺水先生既然嘆曰：——一個人的性格那有一定的！

但我仍舊堅決的說：

——這是典型的“湖南牛”嗎？這個人能代表湖南人“懸直而愛蠻幹”的性格嗎？因這條敗羣之牛可以說“湖南牛”不如“下江狐狸”嗎？

四

——然則湖南人中間現在有許多貨真價實的“湖南牛”嗎？就是具有許多把懸直而愛蠻幹的性格充分代表着的人嗎？你能找出一個使你滿足的同一標題的小說的典型的Model嗎？

對於這個問題他的答案頗爲踟躕。

牛自然是農業社會的寵兒了。“湖南熟天下足”的地方自然更看得牛重。他的小時候，和他兄弟一樣，大部分的日子是和牛過的。“牧童騎牛背

口吹短笛”這種牧謠的情調他是親近慣了的。他們有時把牛牽到河邊，青草上和對河的看牛的孩子打山歌。

——太陽一出三十六根鬚，看牛的孩子受孤凄。要茶不得茶到手，要飯不得飯依時，日落西山幾得歸。

這是他所記得的僅少的歌詞了。

但他從不曾因打歌而忘記他的職務因為要把牛牽回去而他沒有吃飽，是要被叔叔們責罵的。

在鄉下吃牛肉是不容易的事。因為我初認識字便看見十字路上豎着石碑大書，

“奉憲示禁止私宰耕牛。”

要吃牛肉得向團上豫約。在當時宰一條耕牛算是一件大事至少比現在殺一個人鎮重得多。

但自從他最愛的祖父給牛角觸傷了之後他對於牛的感情不如從前了。

十二歲離鄉讀書以迄近年做了都會的無產者以來，與牛親近的時候絕少了。有之則是成羣的牛，身上打着數目字的火印，趕向屠場的印象。還有則是某夜和友人數輩由巴黎跳舞場胡鬧到午前

四時出來，步行過南陽橋殺牛公司，聽得裏面同時發出來的無數的最後的哀呼！這真叫人“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啊！

在“真命天子”之下做“太平百姓”的農村起了劃時代的變化以來，連牛也不能安於野了。牧歌的情調一天天破壞了。忠孝節義等既成道德隨着社會的背景之變遷而變遷了。“湖南牛”的品質隨着而有改變又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吧。

“湖南牛”的歷史上的代表人物恐怕要算曾國藩了。“紮硬寨，打死仗，”這是他的成功的標語，也就是“慙直而愛蠻幹”的精神的表現。我的舅父易梅園先生就是以此自期，併以此期我，要我學做“湖南牛”的。但我一步一趨地照着他的日記，他的家書，他的功課表用一些時候的功終於沒有繼續下去了。雖然我覺得他的精神並不壞，但究竟隔着相當的時代了。

純粹的標準的“湖南牛”也許和魯莽的，**仁慈**的，愚笨的“英國牛”一樣的難找了。

唉，“世道日衰，人心不古！”

五

“湖南牛”裏面用了兩個對照法 (CONTRAST)。一個是右傾的劉凡——“湖南牛，”一個是左傾的田小石。

一個是潘宜男與田小石間的同志之愛。一個是她與費秋漢之間的朋友之愛。

“這兩種愛本來性質不同也無從比較輕重。但都決不是世人所謂愛人之愛。……自然這兩種愛將來也許變成愛人之愛，不過在目前的革命期中，無論如何都是說不上的。你是聰明人，如果你真覺得非同我共生死，共生活不可，你應該由朋友之愛，進而為……。”

這是陳勺水先生借女主角的口中發揮的戀愛學說，好像讀Kollantay夫人的著作似的。

“下江狐狸”究竟機敏得很，他馬上答道：

——你放心，我從此決心要獲得你的同志之愛和愛人之愛。

後來藉着“湖南牛”經濟上的援助終於跟着到東京，去找潘宜男，爲着獲得“愛人之愛”而做她的“同志”。狐狸畢竟是狐狸罷了。多少引起我們悲壯之感的是“還有一個定了婚的愛人在長沙雅禮大

學志書的”田小石函謝。費秋溪東渡他時送行時，田小石握着他的手說：

——希望你此去能夠和潘宜男一樣的進步！”

我們由這一句話可以同時聽到革命家的冷靜和凡人的悲哀。

孔子與戲劇

·續·

陳子夏

五 唱本或說詞中的孔子

現在我要談談唱本或說詞中的孔子。孔子的真面目，被漢以來皇帝經學家道學家八股先生一班人穿鑿，傳會，塗飾，得來的結果，真是聳矣不堪，中人改唱了；但是我們讀一讀民間文藝中關於孔子的故事，還覺得孔子有生氣些。下面引用的是“在陳絕糧”。

有一回孔子去衛在陳邦，
也是他時運不至絕了糧。
算起來一時待了七天整，
並無有蔬食菜羹入腹腸。
孔夫子孤身遭難還苦可，
衆徒第一齊受這苦難當。
既見那從者言料莫能養，
衆門人統向愁眉皺面放。

嚴歲的顏回牙學無義力，
嚴歲的閔子侍側意倉皇。
嚴歲的宰予晝寢抗不起，
嚴歲的仲弓爲人心裏慌。
嚴歲的伯牛有疾命難保，
嚴歲的子貢能言口難張。
嚴歲的冉有爲僕難執轡，
嚴歲的子游法歌聲不揚。
嚴歲的子夏問孝色戰戰，
嚴歲的子張容貌少堂堂。
嚴歲的曾點鼓瑟彈不響，
嚴歲的曾子省身仗着牆。
嚴歲的子華不能騎肥馬，
嚴歲的南宮縶復白圭章。
這一時笑遲未暇請學稼，
這一時聞也不得仕家邦。
這一時高柴原思難爲宰，
這一時琴張殺皮不敢狂。
還有那堪稱君子宓子賤，
還有那雖有謀績公冶長。

這日我在家裏以心見君子，

這日我在家裏以心見君子。

說不盡我這窮苦君子，

又見于這年年苦難。

不田的這見于巴月難，

（君子亦有窮乎？）

尊丁尊夫子谷我許其詳。

昨從無心緣已將人害，

昨從無心緣已將人害。

夫：你老安少饑弱支信，

弟子願從表肥馬共難妨。

是怎麼好心好意無好報？

是怎麼再三再四受亂荒？

孔夫子聽聽田言竟爾笑，

說道是：“若，吾語汝：論短長。

你須知——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這才是，知命安貧以內當。

倘若是一小人窮窮再暴忍，

他這災難所不主求富強。

我終日講道論德心驚
你不必逞天尤人氣昂昂！
正是他神能二人相談論，
來了個九丈大漢道剛強；
既見他皂衣高冠多威武，
又聽的教聲如雷震耳旁。
近前來，豈肯子路去動手，
勇子路也不慌來也不忙；
他這裏伸手拔出七星劍，
和那個九丈大漢戰一場。
他兩個戰來戰去多一會，
分不出誰勝誰敗誰強。
孔夫子在旁參透其中意，
叫子路抓住腮巴是良方。
勇子路引血簷登伏于地，
原是個金色鯉魚放毫光！
都祇爲夫子在來遭了困，
這原是天賜鯉魚救素王。
孔夫子極歌不極奏瑟樂，
勇子路當時來魚菜人嘗。

秦沛走一齊山丁隊蔡進，
不久夫子得見楚昭王，
這才是老天無有絕人處，
二子兩日遂行如疾。

這篇東西寫孔子和子路等一班門弟子在陳絕糧，後生動有致，後天語有味；這豈是因書語言或像後錄之類的東西所能講解得出的？“禮失而求諸野，”真的孔子有時似真求之於民間文藝。我們不能不佩服於一般聖人之徒，有時竟替孔子幫倒忙了：再舉“孔子去齊”為例：

自古大道屬文官，
他把那天下担子一擔肩。
十八處刀兵滾滾民遭難，
愁的他早不睡來晚不眠。
他說道：“花花世界誰是聖主？
開基說姜太公的子孫還好賢。”
分付聲：“仲田與我套馬車，
咱上却海岱雄邦走一番。”
那一日氣接天長來的好快，
到了那摩鵝鎮上打過早點。

齊景公除道遠迎預備公館，
倒叫他君臣大夥兒見了難。
“待照着魯國款待季桓子，
咱沒有人家那些便宜錢。
待說是草草席地待過去，
又怕他師父徒弟作笑談。……”
商議着封他尼寤去爲令尹，
旁邊跪倒個矮子勸本參。
他說道：“這個老兒鋪排大，
比不得昔日管仲相齊桓。
君縱有氣概凌霄三千丈，
恐不能壽活彭祖八百年。”
齊景公聽罷奏啓心歡喜，
“你這話正合我的六十三。
俺如今晚上脫了鞋和襪，
誰管保明日穿不穿！
好歹的占據幾日叫他去，
那有水磨工夫和他纏！”
老夫子聞聽此言是不能行道，
叫徒弟收拾行李轉家園。……

誰料那好本逐逐言多矣
我京師就得了箇中錦色幸甚。
不消一月半到了我氣大喧嘩，
蘇秦最厭棄了王設議。
他請了先殺了有秋少正卿，
把一個季氏桓子殺了了，——
一封書相送與劉安勿辭，
喚得那齊國言詞心相棄，——
快把那美女送上幾十對，
請戲海打上一夥文兒班，——
選了些淨走不離的豬花馬，
鞍轡上歇着一班女嫖娟。
出西門一直到了兗州府，
喜得那季氏桓子快續續。——
隨地裏花言巧語奏一本，
霎時間金鑾殿上做了梨園。
君臣們一齊跌入迷魂陣，
終日裏和裝能戲于老婆要笑頑。
老夫子見此七款要上本，
無奈再朝門裏說口雷轟。

好夕的捱了幾天也看不慣，
他師徒少魂天離奔了西南。……
一路上觀不盡的滿湖景，
猝然間遇着個瘋子到車前。
他那裏一邊走着一邊唱，
唱的是雙鳳齊鳴天下傳。
他說道：“虞兮已沒文王死，
漢高祖那有血榮共叔山。
你從前棲遑道路且莫論，
到而今羽翼困倦也該知還。
你看這鄧中那有梧桐樹，
何不去尋個高岡把身安？
你只想高叫一聲天下曉，
全不念那屈死龍逢合比干！”
他那裏口裏唱着揚長去，
倒把個孔子聽的心痛酸。……
老夫子走向前來待開口，
他趕着提起腿來一溜烟。
弄的沒滋搭味把車上，
猛擡頭波浪滾滾在面前。

師徒們騎馬停轡過不去，
看了看兩個農夫在田裏耕田。
分付聲“仲由你去問一問，
你問問那裏水淺好渡船？”
仲夫子聞聲此言不怠慢，
邁開大步到近前。
他說道：“我問老哥一條路，
告訴我那是道口那是灣？
長沮說：“車上生的是那一位？”
子路說：“孔老夫子天下傳。”
長沮說：“真不是家住兗州府？”
子路回答：“然，然，然！”
長沮說：“他走遍天下十三省，
教的那些門徒都是聖賢。”
說罷竟將黃牛趕，
你看他達達噠噠緊加鞭。
閃的個好勇子路瞪着眼，
無奈何又向桀溺問一番。
桀溺說：“看你不像本地客，
你把那家鄉姓氏對我言？”

子路說：“家住泗水本莊神。”

樊禰說：“你是聖人門徒好打拳。”

子路說：“你既知名可爲知己，

你何不快把道口指點俺？”

樊禰說：“夜短天長你發什麼謾，

慢慢的聽我從頭向你言。

你不見滄海變田田變海，

你不見碧天連水水連天！

你縱有摘星換月好手段，

也不能翻過天來倒過乾！

與其你跟着游學到處亂，

你何不棄文去武學種田？

白日裏家中吃碗現成飯，

強於你在陳饑的睜球藍。

夜晚間關門睡些安穩覺，

強於你在匡嚇的心胆寒。

這都是金石良言將你勸，

從不從由你自便與我何干！”

說着回頭把地種：

二農夫一個後來一個先。

仲夫子從來未估過沒禮面，
被兩個新地農夫氣炸了肝。
“若照我昔年那個孟浪性，
定要踢頓腳來打頓拳。”……

這篇東西，共有二百八十八句，三千多字。這裏不過錄它一部分，真是有趣得很。本來論語上面所記“楚狂接輿鳳兮歌”，“子路問津”，以及“孔子擊磬”，“晨門”，“荷蕢”，“丈人”諸斷片，都是很有文學趣味的。而且我們從這裏面纔可以看見孔子的真性格，真精神。例如——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又如孔子聽得長沮桀溺的話，說道：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知其不可而爲之。”要把天下無道變爲有道。這是救世者的精神！這是革命家的精神！“孔子去齊”一篇，開端便說孔子“……他把那天下担子一擔肩，……愁的他早不睡來晚不眠。……”我們不能不說他懂得孔子的偉大。又何必腦論經義，高頭講

章，纔算宣揚了孔教，尊崇了孔子？我們真可以大膽地說：說書者講說孔子，戲台上扮演孔子，是無損於孔子的偉大，聖人的尊嚴的。倒是說教者宣傳孔教，講台上講讀孔經，有時反把孔子偶像化，酸腐化了。從李贄以至吳虞，四五百年來的反孔運動，固然因為孔子本身有不少可議的地方，實則也是由於漢宋以來一班腐儒把孔子偶像化酸腐化而引起的一種反響呀！

（完）

從海洋文學說到拜倫,海賊 及其他

閻折梧

漢師

我近來總覺到人類的行爲，無往而不根據他所處的環境，個人如斯，民族如斯，乃至一切藝術文化的發生亦莫不如斯。一個人的生活，常在某種範圍的世界中打轉，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便是這打轉中的的飛沫。

一個作家的成就，往往有寬狹的途徑不同，一個作品的取材，也往往是隨現實生活的環境而異。從‘大陸’和‘海洋’這個劃分上看，文學，藝術及其作家，便有大大的分別，‘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這是最明顯的證句，的確自然是藝術家最大的恩賜，一個流浪的人兒，能遊歷於山水之間，過慣漂泊生活的，對民間才有深切的認識，對文學才能捉住多方面的人生相，遠如司馬遷，韓退之，近如鄭板橋，蘇曼殊之輩，無不得山水之氣。然而即此區分，大

陸作家，究猶不及海洋作家所領略人間氣概之浩大，胸襟之舒闊，精神之發揚，與文華之活潑流暢。還在翻開文學史時，可以有許多豪放作家的發見。尤其當吾讀熱情的英國‘十九世紀的最大天才’（哥德語）拜倫傳時，益覺靈魂中有個偉大的至聖，他是‘永遠從海濤中嶄然卓立’。

綜觀拜倫一身的事蹟，可以見到在他的心中，火焰永遠燃燒着，波濤永遠洶湧着，他有反抗偽善的膽識，他是‘時代的兒子’（Child of his age），他被稱為‘叛亂的詩人’（The Poet of Revolt），他那愛自由的歌聲，他那‘哀希臘’的豪氣，他那‘唐璜’（Don Juan）式的熱愛，他那‘別雅典女郎’以及其他一切強者的悲抑，直至他為希臘軍司令作戰死時還聽着‘前進呵！前進！勇敢呵！勇敢’的吶喊，他那發出‘可憐的希臘——可憐的都市，可憐的僕人！……我現今要永眠了！’的哀壯的最后聲息，……無不感到他的熱情，雄烈，勇往，豪放，反抗，與偉大！這些熱情，雄烈，勇往，豪放，反抗，與偉大的泉源，便在得乎海洋的浩然之氣。因為這偉大的詩人，他承了他父親浪漫不羈的才器，他得了

他祖父航海家與遊歷家的氣質，他更富有他遠祖做斯堪的納維亞海賊的血素，所以他渴慕着自由，天然地和那自由的海洋，有無限的戀情，因之，他有許多讚美海洋的疊句，也就吐出許多他畢生擁護自由反抗強暴的懷抱。

他廿四歲時，連續出了四篇的長詩‘貴公子希羅底旅行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都是感情熱烈敘述探幽尋勝的詩歌。首二篇所述，係記葡萄牙，西班牙，希臘，阿爾巴尼亞，多島海等地，而末二篇記比利時，萊茵河，瑞士，威尼斯拉凡那，羅倫司，羅馬等處。其情感的熱烈，與拜倫的得名，似以末二篇為最大關鍵。這部詩實可說為是典麗而含悲憤抑鬱之氣。其追懷西班牙古代的全盛，紀述地中海的風景，瑞士的山色，與乎歌詠繁星滿天夜色森然時下的感念，幾無一語不發自視覺及心情之感動，令百餘年後今日的我們讀之，猶覺他家俠慷慨的氣度，如在心目之間。這所謂Harold者，據云就是 Byron 自己的化身，因為這就是拜倫飄航生活偉大的記錄。☞

與Child Harold體裁相仿而比牠更偉大的

未完成的傑作，就是拜倫全靈魂全人格的產物唐璜Don Juan。

這是拜倫最後的著作，計成十六篇。是一長篇諷刺詩，係取材於西班牙，所以諷罵並攻擊英國因襲的交際社會，而詛咒英人所崇奉的偽善的。其主人公唐璜本是古時有名淫逸的美男。但他不是一個浪漫的英雄，他的心情和他的品性和平常人無異。他只是個幸運的寵兒，異常漂亮，驕傲，勇敢的男兒，他的生活與其說受他自己的計劃與意願所支配，毋甯說為他的命運所支配。——這正是包括人生全體的詩的適當的英雄，牠是沒界限的，牠的界限是人類全體與人生的諸相。

他在十六歲時，忽被一個二十三歲的美婦人——一個五十歲的老翁亞風梭(Don Alphonso)的妻子——名叫珠麗亞(Donna Julia)的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不幸後來那老翁覺察出來，於是他為避免恥辱計，即整裝遊歷海外。

這詩節的起伏，就像在洶湧的海洋中的帆船，牠從一個浪濤的極頂，又到一個浪濤的極頂。在唐璜和珠麗亞熱愛的一幕而後，逃避到海外，接着就

是飢餓的恐怖與死的痛苦的船難。不幸這們所乘的船中途遇難了，可憐珠麗亞不知去向，只因唐瓊會泅水，才得流落到一個荒島上面。在船難之後，又接着青春的愛的光明與和諧——那人生中最崇高，最自由，最甜蜜的幸福。這時有個海賊的女兒，那美貌若仙的海棣，暗中相濟，並且恩愛莫逆。那時唐瓊和海棣拜倫把他們描的寫；當做裸體的研究，自然美的表露。在他們的上面，是希臘的月夜；在他們的前面，是葡萄酒般的海洋，——跟着他們戀語的是波浪的節拍；在他們周圍的，是希臘罪人的空氣；在他們的足下，是東方一切的美物。但正在她們快樂到極點時，又生了凄然的悲別，不幸唐瓊被海賊覺察了，又把他捉去賣為妓院中的奴隸，得人家的介紹，假扮為女子入侍土耳其的皇后。於是接着惡作劇的晚上，從這裏又立刻被引到伊色美爾的戰爭，全篇關於戰爭的描寫，有極大的力量，後來他被認出了是個男子，便潛逃到俄國軍中，大得女王加薩林的寵任，他就混雜在那些‘擦光的野豬’中間，最後奉命為使，赴英視察那塊藏有一切東西幸運的地方。他便藉題大大攻擊英國的偽善

的一切。所以唐璜，這偉大的熱情的產物，當時有許多人攻擊牠，罵牠爲‘不道德’。然而這是拜倫全生命的寄托，牠的價值，和荷馬時代的伊利亞特，十九世紀歌德的浮士德齊等。牠充滿了憤怒，恐嚇，譏笑，與伸訴，並且時時我們可以聽到一聲聲的革命戰爭的長哨，從字裏行間迸裂而出。

拜倫曾在去希臘的航行中有一次對人說過：‘倘若是滑稽的事情便可以供 Don Juan 之用；倘若是豪俠的，我就將再有一卷 Childe Harold 了，’由此可知 Don Juan 和 Childe Harold，所收羅的同是在旅行中得來的種種感想和意念，也就是同樣受着海洋的賜予。

不過有人說拜倫的 Don Juan 是模倣加士狄的 *Il Poema Tartaro*，因爲取材中有許多的相似之點。其實拜倫自有他的獨到處，即就模倣論，他也能把那模倣加以鍛鍊而成爲已有的產物。他是個勇敢的模倣者，可是他是給誰也模倣不去的。就藝術論，Don Juan 可算是題材和方法形式和精神相諧合的完美的作品了。拜倫的‘貴公子希羅底旅行記’和‘唐璜’的奇錄，已給予了人們莫大的

驚異。但他學生的名著，還不及‘海賊’The Corsair 的風行。那是一篇故事詩，一八一四年一月二日初版，雖在反對派極端反對，誹謗之時，竟銷售一萬四千冊之多。於此，可見其價值之一斑。

這個故事在以地中海為背景。因為陸地上常有種種制度及支配者以壓抑人束縛人，若在海中，則海闊天空，可以逍遙自由。主人公為海賊康拉特 Conrad，係一有高尙純潔的理想人物，只以受社會的嫉遇，致憤為盜賊。他初時頗有意為善，反嫉妬而加以迫害。本來世間極惡之人，大概都須有善良的資質者才敢作敢為，康拉特豈可例外，他以憤慨世人，致淪為海賊。於是從前善良的性情，遂冷淡而憎厭人類，只求其自我的滿足。他憑藉他的船和劍，對神明，對人類，開始戰鬥。他所愛的只是其妻梅多拉 Medora 一人。但他有強固的意志，有高大的理想，卑視一切肉體的享樂，亦不如一般盜賊之只貪財貨奸淫婦女。他雖罪大惡極，然對妻之愛情，對妻之貞操，仍保持不失。他的妻子也是這樣，全身心意所託，只有她丈夫一人。

後來，康拉特以襲擊太守齊特 (Seyd Pacha)

致被捕獲，繫於獄中，齊特有一愛妾名古拉娜 Gulnare 在獄中見康拉特英勇之貌，不禁傾慕備至，遂殺齊特借海賊出逃。當時康拉特對於她們二人，一為愛妻，一為恩人、二美之間，殊難抉擇，但他想到古拉娜殺夫的事，她雖美如天人，而愛戀報恩之心不禁渙然消滅。後古拉娜亦自咎己罪，求救海賊才得潤其遭遇與之接吻。但這算是開始的一次，也就算最後的一次。

康拉特被救歸來，不幸愛妻梅多拉已逝。康拉特悲傷之餘，雖有美麗的古拉娜，但却毫不置意。心之所向，只在其已亡之妻，他從此便不知所終了，而全詩就此終結。這其間所述的人格，全是‘美’和‘力’的表現，也就是我們的偉大的詩人拜倫慷慨豪俠的神氣之表現，那種表現，就和地中海裏的烟波浩渺滔滔的一片洋水一般。這種一片洋水，就成了海賊精神的所寄。

④ 說起海賊的精神與國家的，民族的文明的滋長，有莫大的關係。因為海賊的活動，有冒險，果毅，強暴，嚴謹，與雄大的精神，他們的世界常在浩淼汪洋，殆超越國家的領土觀念的大海洪波之上，

雲水之鄉。在這一點，他們和山賊的生活有全然相反的事物，不像山賊那樣有割據某山某寨的民宅與固定的心性，只因賊性難移，免不了那卑污墮落的掠奪，鬼祟和強悍的行爲。因此，大陸國家多山賊文明，而海島國家多海賊文明。由海賊精神的發展，便反易成爲帝國主義，而忘了他們原始的國際的意義。像今日在太平洋大西洋遙遙相對的英日兩島國民，便是海賊文明產生下的子弟。不過日本還是英倫的後輩，英倫還是日本的先師。

在日本，所謂‘武士道’，所謂‘倭寇’，還不就是他們文明的代表者嗎？在英國，日本金子建二君著的‘北歐海賊與英國文明’曾論到他們祖先的關係：

“英吉利的文明，因其國的本身四面臨海，所以丟開那海洋文明不能明其發達之歷史與真相。在第五世紀因盎格魯撒克遜族由北歐大舉遷居以開今日英國之端。但在太古時代此國即爲北歐民族之一部分所掠奪，所同化。到第二世紀及第三世紀便開始大規模的掠奪。其後到了盎格魯撒克遜王朝此等北歐海賊團大逞暴威以苦英人。可是其間盎格魯撒克遜族與北人之文明的接觸，實

在想像以上的大。此意因盎格魯撒克遜族英北人在人種的乃至地運的方面自有密接不可離的關係。因此古代英吉利文兩難請北歐海賊文附始不能成立。……英吉利人之所以成爲今日世界第一海軍國民在地球上無論什麼地方橫武揚威者，就因爲他們的祖先，是大規模的海賊……”(漢譯)由此可知海賊的精神實在也是他的雄偉之所在，‘賊性’也未見全屬可鄙，民族失了‘賊性’的便絕對沒有興國的可能。像今日中國民族‘奴性’之深，才是可鄙可恥而可嘆的事呢！

關於這類水上英雄——海賊文學的舉例，在偵探及武俠的說部中，可以數見不鮮。不過在中國——大陸之邦——海岸線不長的國度中，似乎少有‘海賊’的小說，都有的，只是‘水滸’‘施公案’一類的‘山賊’‘湖賊’‘江賊’而已！

近來電影藝術勃興，有個題談文藝名著的趨勢，而其取材，有不少驚人‘海賊’的故事。像‘黑海盜’，‘血船長’等，都是很有力的表演。此外有以海洋爲背景，或利用古名艦，或海事生活的拍照，而敘出一段海上戰爭或愛情故事的，亦復不少。像

‘我們的海，’‘情海血，’‘戰海血，’‘愛海情波，’‘愛燁登’……都能給人以對海洋深刻的印象。而‘伏爾加河的船夫’——即‘黨人魂’——悲壯的歌聲，演出如火如荼的革命事蹟，尤能把下層勞動民衆——船夫們——的苦况描寫得淋漓痛快。除却電影面外，在戲劇及詩歌小說上，近代的作家，尤其不少海洋派。

拜倫總算‘海之兒童’為海洋文學中的大聖了，但法國的大作家——一九二三年才逝世的——羅嚙(Pierre Loti)也是著名的海洋作家。因為他的祖父是個舟子，他稍長入海軍充中尉，乘着軍艦航遊考察人情風俗，所以作了很多描寫巧緻，無脾色的近乎印象派的小說。他的作品以‘守備兵的話’‘冰島底漁夫’‘菊子夫人’等為最著名，可惜我對他的作品還沒多研究，不能詳細的介紹。

近世紀的作家，大多受有海洋的遺傳或生活，像普希金 Pushkin 雖生在大陸的俄國，可是渴慕着拜倫，他曾在被放逐中做了一首‘贈海’的詩，極其悲壯，那是他懇切崇拜的心情！

(未完)

人面瘡

谷崎潤一郎

(續)

第三本以下從離開日本的船上到白人的故鄉——美國底事。最初表現的畫面是裝着花魁的那個箱子和許多貨物一塊被拋放到船艙的角上的光景，與這箱子的橫斷面。她靠着最個貯下的水和麵包維持着生命，在那窄狹的箱子裏面抱着兩個膝頭，把脖子伏在膝頭上，縮着身子。經過兩天三天，右邊的膝頭上忽然生了一個怪腫毒，腫起得可怕。併且那柔軟的洋氈的表面還有更氣的四個小瘡頭，漸漸突起來了。最怪的是那個腫毒一點也不覺得痛，他把那腫起的局部用手去按，或是敲敲。恐怕因為是太想把牠壓平的緣故罷，那柔軟的表面一天天地堅硬起來，那四個小的瘡頭也漸漸分出明瞭的輪廓來。四個腫起的東西中間，上面兩個像球似的圓，中央一個豎的取橫長之形，最下面一個橫的蜿蜒像芋頭蟲一樣，可怕得很。行李箱子裏面

雖然那毒藥的，但在那毒藥充滿空氣最好的一個鐘子的時候，那毒藥進來的光和風吹進射在她的身邊，尤以在在降落的毒藥那畫着一個比較鮮明的，和月亮那毒藥的光線像滴了一滴水一樣空濛的滲透着。她有時把那毒藥仔細一看，上面的兩個突起像得使有些像生物的眼睛。於是像見中天那細長的像鼻子，下面那手錶裏，那東西像嘴唇，那腫起的眼表面全體就然一點不錯的成了人的臉！

——這是心理作用吧。

她這樣地想，但還是像人的臉。更討厭的是那像種毒藥然和小孩子畫的戲畫一樣由簡單的線條而成，但不知怎樣有些像那花那的樣子。她剛一注意到這點，她就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所襲，顛然向前面昏倒。——

拿去下垂的她的頭正伏在那個藥頭上。——這時那毒藥一點一滴成長，不過是簡單之線的眼睛鼻子，口逐漸帶着吹進了生命似的神彩與形態，結果便成了那有花那的畫像成人頭。（固然大小要比實際小些，把牠縮小到可以放在降頭那們大，很巧妙是假手（Jouhie Prin）着這是從前那吹笛子的

青年在委投海之美發出詛咒的言語時那種幽鬱的
壓熱的表情經過極偉大的名匠之手彫刻而成似的
默然無語地談着。

此後充滿着這個人面畜對於這種種復仇底僕
僕的故事。船一抵美國，她把那種毒的話一句也不
向她的戀人提起，兩個人在舊金山的近郊租起房
子住着。因為想和他過家庭生活不做船員而就了
某公司的辦事員之職的白人看見她近來甚為陰鬱
很不可解，暗暗的留神之中，某晚忽以偶然的機會
卒致發見了這個討厭秘密，他想要丟了她逃走。她
不願意讓戀人逃走，很激烈的爭鬥之中不覺抱着
他的手臂把他弄死了。（她的身體已為惡鬼所附，
所以無意識之間有這樣的臂力）她一時像失了神
似的茫然地站在她戀人的屍體之前。這時由那因
打架的結果弄得稀碎的她的衣邊的綫縫裹着白人
的屍體的那人面畜開始活動那發熱的顏面肌肉驚
恐地露齒面笑。（從此人面畜造為各種表情或喜或
悲，或瞋目或吐舌，甚至紛然落淚，歪嘴流涎。）
——這是牠最初的復仇。

其後她的運命不斷地受着人面畜底迫害與威

嚇。她殺了愛人之後性質忽然一變，一方變成非常多情的大胆的毒婦而越的美麗的容貌却比以前更加愛嬌，更加發揮她的嬌媚，一個一個的毒着白人，取他們的錢，取他們的命。有時被她犯過的罪底幻影所苛責，由午夜的夢醒來的她雖然很想改心，但總是被人面鏡所阻，嘲笑她的卑怯，驅使她作惡，所以她不知不覺之間淪入墮落與悔恨的深淵。她有時做賤淫的妓女，有時做賣藝的藝人。（此劇的女主腳有無論洋裝日本裝都極調和的，便當的容姿與體格在這個片子中把牠發揮個盡致）隨着他遭遇的轉變舞台也由舊金山移到紐約，由歐洲各國進來的貴族，富豪，外交官，以及身份極高的紳士們不知道有多少被她迷去了魂，吸去了鮮血。她雖然住起壯麗的邸宅，出進坐汽車，過起貴婦人一般的豪華的生活來，但孤獨的時候依然被良心的苛責所苦。然而牠精神的痛苦越厲害，他的肉體越加豐滿，顏色越加明豔。最後他與某國青年侯爵相愛，很圓滿地結了婚。可是若是這樣做了侯爵的年輕的夫人過着平和的日月豈不很好，然而沒有這樣的好事。某晚新婚的夫婦招待許多客人開大晚餐

會的時候，她卒將那對她丈夫以及無論誰都深深地隱藏着的人面書在滿座之中暴露了。她始終用紗籠着那腫毒，上面再緊緊的穿上襪子，在人前無論什麼時候總不露出絲頭來，但那夜他在跳舞室玩得興高彩烈忘記一切的時候突然一種鮮紅的血由純白的她那絲襪子上流下來，點點落在地板上，這樣她還不曾注意依然跳着，但平常覺得夫人膝頭上老繫着繃帶很以為怪的侯爵無心地走到旁邊檢視她的傷痕時——人面書自己用牙齒咬破襪子吐出長的舌子，眼睛鼻子都流着血，吃吃的笑着。

她當場就發了狂，跑到自己的寢室使用小刀刺其胸，仰面倒在寢台之上，她雖是這樣自殺了，但人面書好像還活着似的，依然地笑着。——

這是“有人的臉的腫毒”一劇的大略，據說最末了是以人面書的表情底 Close up (特寫) 終結的。

大概這種影片照例是首先映出寫音原作者和導演的姓名，主角的本名和所扮的人名的，獨至這個影片作者與導演者的名字什麼地方也沒有記載。祇有扮為藩太夫的女演員川百合枝很堂堂的

就是以前日本二流電影院線以上地位上的昔日，
看不見東京各公司那種在戲院放映片子，每逢在
美國影片所放映的片子在公廳一番展覽的時候能像
過去那樣。因此對於她至於想不起的“人面鬼”這
個影片，不知何時由地球公司製作搬到日本來這
件事實使日台反感到“有人對電影的生產”以上的
不可思議。

讀過不可思議時以那樣一而再的，優秀的
影片許人不受世間的歡迎，我近來忽然注視於近
年的電影，這也與不可思議。這部片子究竟什麼
時候搬到日本來的？由那一個公司手裏首先放映
的？它發現於東京近郊以前曾在何處放映過呢？
悲劇的在另一公司失敗的演員和兩三個辦事員探
問該戲院也不曉得那個東西。有幾年的時候本想
自己去看看，但因為是在很遠的郊外的街市開映，
今日青山、看日品川，始終這樣流轉着，所以她總
是與機會錯過了。

因為她自己不能看見所以對於這個影片的她
的好奇心更強烈了，地球公司聘有一個叫Jeff-
erson 的種言“戲院”的技術師命她製作“奇蹟”影

片因此人面齋這個戲恐怕也是靠他的本領幹出來的。照那愉快，活潑的Jefferson的性質一想也許他故意要讓她大吃一驚，所以窮兇極惡地運用他大胆的匠心。也許除那腫毒的地方以外全篇到處應用着豫想外的，微妙的奇攝。——可是既然如此她更應該看見這個影片了。還有她對於那扮吹笛子的青年的日本演員也不能不抱深深的疑惑。地球公司所雇的日本男演員當時祇有三個。那三個人中決沒有一個把長崎那樣的港灣做背景，至少扮做花郎和她一道站在Camera前面的事。那把醜形永遠印在她那白緞子似的美麗的膝頭上的日本人到底是誰呀？——越馳騁她的空想，百合枝越覺得自己就好像是那實際的菖蒲太夫，而被那一個奇怪的日本人所咀咒。

——這個難解的啞謎底影片來歷在日東影片公司裏面或者有誰知道的吧。

這麼想着的她忽然注意到多年在公司供職的一個高級辦事員叫日的。他是一個從事與外國公司的交易上的通信，與英文電影雜誌及說明書的翻譯的人。關於輸到日本的美國影片之製作年代，

輸入的經路，片中演員的出身似乎有很精密的知識。他想若是去問他也許可以得着些線索。有一天他走到在日暮里攝影場傍邊的事務所的二層樓輕輕叩着一個人在那裏執務的H的肩頭。

——哦，那個片子嗎？……唔，我也不能說完全不曉得……

H受着的質問很快的震着他那溫潤的眼睛好像很狠狠的樣子。不安地把屋子周圍望了一周，起身把百合枝進來時打開的門關好之後纔好像鎮靜了一點熟視着百合枝的臉。

——……那麼連您自己也不記得拍過那個片子嗎？那麼就更加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怪片子了。老實說關於那個片子我也老早想要問問您的。一來人家聽了不大好，二來說起來也很怕人，所以就一直沒有問您的機會。今天好在誰也不在這里說給你聽也好，不過您聽了之後可不要害怕。

——不要緊啊。既然那樣可怕我更加要聽。”
百合枝強裝着笑容說。

(以下第八期續完)

列甯致高爾基書

陳 謙 譯

蘇俄政治領袖列甯死後 在整理下的一些 Document 中發見了這數十封寫給大文藝家高爾基 Maxim Gorky 的信。列甯何以寫這許多信給高爾基這自然因為他不單止把他當作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同時還把他當作以另一種武器——藝術的語言——同他同一目的進行的戰友。這個戰友文學的政治的態度稍有點誤時使緊不住的無心與憤慨，這因為愛之深亦不覺愛之切的緣故吧。

譯這封信的理由是在引起當代政治家對於文藝之注意。同時可以看見洪水猛獸般的列甯也祇是這麼一個單純平凡的東西。有人說古來成大舉的人都是頭腦極簡單的，這話也似有些道理。假如總理不是四十年如一日的祇想着“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他能成功一個偉人嗎？無論何事何物到了中國每每都走了樣。所謂“中國之列甯”也作如是

親，這些信也許可以給他們反省的資料吧。

1. “最好的季節”(La belle Saison)

親愛的A.M.!(一)

前幾天我和內人一道到了這兒了，路上輪船傷了風。我們在這兒頂多不過住上幾天，因此什麼也不便。你的信使我歡喜。坐船到嘉波利恐但是有趣的！不管怎麼樣我抽點工夫來找你罷，現在可惜不成。我帶着出報的任務，帶着把“Proletaria”由芬蘭移到這裏的任務到這兒來的。我們還是選擇日內瓦呢，選擇別的地方呢，現在還沒有明確地決定，但非得趕快不可。這種新設施的前途還有許多困難。祇望到了夏天或者春天做起事情來的時候馬上有工夫訪問你！嘉波利的你那邊最好的季節是什麼時候？

健康怎麼樣？近況怎麼樣？工作不吃力嗎？過柏林的時候聽說你和 Lunacharsky 一道巡遊過意大利尤其是羅馬，意大利，中意了嗎？看見許多俄國人嗎？

我想最好趁你沒有做着偉大的工作的時候來訪問你，爲着我們可以一道閒逛和談天。

你接到了我的著作（十二年間我的論集第一
卷）嗎？我囑咐他們從彼得堡送給你。

多多地致意M. Feodovna(二)。再會！

你的N. 列寧

八年一月九日於日內瓦

我的通信處：

Mr. Vladimir Ulianoff 17 Rue de Dupont

Geneve

【註】(一)馬克沁·高爾基 Maxim Gorky 原名
Aleksey Maksimovich Peshkov。所以列寧通
稱他的名字為A.M.

(二)高爾基夫人 Maria Feodovna Andree-
va 後此簡稱M.F.

二.“白葡萄酒”

親愛的A.M.與M.F.！

今天接了你們的快信。你的信寫得非常的誘
惑的(alluringly)我恨不得立刻就到嘉波利你那
邊來！你寫得太美了，我，啊！不管怎麼樣到你那裏
去罷。我想勸內人也一道來。不過什麼時候能來不
曉得。現在可不成。我不能不獻身於“Proletaria”。

不能不使“Proletaria”的基礎立得穩當。無論給
何種代價得開始工作。并且至少得費一兩個月的
工夫。可是事情不能不做。事情做完了。到了春天，
我們來罷——我們來喝一場嘉波利的白葡萄酒
罷；來看看那波里罷；來和你們談天罷。我正在這裏
學意大利文。我看了Maria Feodorovna寫的封
套就像一個小學生似的研究起來。Espresso啊，
不是，是expresso！快拿字典來！

至於關於“Proletaria”郵寄的話那你對於
你自己太不親切了。到了現在你不是不能夠很快
的從我們的麻煩逃開嗎！有許多事得請 Maria
Feodorovna做的。……兩三個禮拜中想由這裏發
行“Proletaria”，非得趕快弄好郵寄手續不可。

那麼，我們在嘉波利再會吧！祝你的健康，A.
M:

你的V. Ulianoff

八年一月十五日

社會科學叢書

本書局應時代之需要，特請國內社會科學專家分編社會科學叢書，自出版以來，風行全國，各地學校相繼採為教科書。本書局為滿足讀者要求起見，決於最短期內趕印未出各書，並將已出各書詳列如下：

社會科學概論 楊西秀編

社會科學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如未要理解全部社會科學，那非先從一般的總論方面入手不可。本書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入門書，為研究社會科學者第一本必讀之書。全書分總論，辯證法的唯物論，社會，經濟，政治和法律，道德和風俗，宗教，藝術，哲學等，計九章三十三節，分斷兩編，立論新穎，誠為現代社會科學書籍中之第一良書。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現代民族問題 郭真編

民族問題是現在極嚴重的問題，也是急待解決的問題。然而民族是什麼？民族問題又怎樣解決呢？本書就是解答這些問題的。全書分五章，初論民族概念，闡明民族與民族問題的意義，及糾正一般的誤解；繼述各時代的民族問題，說明在各時代中的意義和地位，及其解決之方策；末復論及中國民族問題，極為詳明。全書以客觀的眼光，具體的說明，並且首重原理的探究，誠為一般研究民族問題的讀者所必備之書。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社會運動史

唐秋生編

社會運動史包含古代的奴隸戰爭，近世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的一切解放鬥爭等。然而其中最有歷史意義最足使人感到興味的，不用說是近代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史了。本書就是以後者為立論的範圍，用客觀的態度，扼要的，準確的，簡潔地論述近世無產階級的一切鬥爭史。凡關於社會運動的意義，各國勞動組合運動，各國無產政黨運動，國際勞動組合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等，本書都有詳盡的說明。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現代經濟學

石 英編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科學，如果對於經濟學沒有充分的研究，一切的研究都不能進展的。本書以最新的立場，科學的見地，淺明地敘說經濟學上的根本概念，例如商品生產，價值，剩餘價值，生產方法底變革，資本底發生……等，誠為現代經濟學中少有的著作。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現代政治學

高希聖編

政治學本是一種最普遍最通俗而又最為一般人所應得知道的。學問可是世俗的談政治學往往是站在支配者的立場上說話的。所以政治學的真實性，早已被完全抹殺了。本書則處處立在物觀的立場上，概述政治學的理論，確立擁護被支配者大眾的利益的為目的。書中對於國家，政黨，階級等理論，都有很客觀的很新穎的發揮和很科學的很明晰的解釋。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社會問題研究

楊劍秀編

社會問題是以研究社會的病態當對象的，誰都知道我們現在所處的千創百孔的社會，早已經是病到極點的了。可是這樣危險的社會病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應該用那一種方法又才能根本的救治牠呢？這兩個中心問題在本書裏都能找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全書計分六大章：總論，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社會政策，社會主義，婦女問題，農民問題，大小共計數十餘節，立論新穎，說理詳澈，其中關於社會主義一章，尤有精確的見解。誠為研究社會問題者，必備之良書。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此外在印刷中不日出版的，尚有下列各書：

- 一，唯物史觀研究
- 二，現代藝術
- 三，現代哲學
- 四，社會進化史
- 五，經濟思想史
- 六，社會思想史
- 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研究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現代書局出版長篇創作小說

反正前後	郭沫若作	精裝一元 平裝七角
最後的幸福	張資平作	六角五分
飛絮	張資平作	四角五分
青春	張資平作	四角五分
麗莎的哀怨	蔣光慈作	五角五分
最後的微笑	蔣光慈作	精裝八角半 平裝六角半
流亡	洪靈菲作	七角
負生日記	王匠伯作	五角五分
紅的天使	葉靈鳳作	四角五分
曼娜	楊蔭深作	六角
雪茵情書	曹雪松 吳克茵合作	六角
烏鴉	葉鼎洛作	五角
遠客月	羅西作	四角五分
囚犯	厲厂樵作	四角

上列各書統照實價出售*外埠函購郵票十足通用